

ELEANOR CATTON



禁忌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的必须
她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自己走入那个角色

THE REHEARSAL

彩排

〔新西兰〕埃莉诺·卡顿 著
田丽娟 译

 译林出版社

彩 排

〔新西兰〕埃莉诺·卡顿 著
田丽娟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彩排 / (新西兰) 卡顿 (Catton, E.) 著; 田丽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国际畅销榜)
书名原文: The rehearsal
ISBN 978-7-5447-5361-6

I. ①彩… II. ①卡…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新西兰—现代 IV. ①I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4581号

The Rehearsal by Eleanor Catton
Copyright © Eleanor Catton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54号

书 名	彩 排
作 者	〔新西兰〕埃莉诺·卡顿
译 者	田丽娟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04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361-6
定 价	5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星期四

“我不能这么做，”她说，“我是不会招收没有音乐基础的学生。亨德森夫人，我想我的教学方式远比你想象的要特别。”

一段爵士乐响起，只有鼓和低音提琴的声音。她旋转着手中的勺子，敲了它一下。

“单簧管就是萨克斯风的小蝌蚪，你明白吗？——一颗银黑相间的精子，若你真心喜欢，它总有一天会长成萨克斯风。”

她隔着桌子将身体往前靠了靠。“亨德森夫人，你女儿现在还太小。这么说吧：她现在就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酸涩得像裹着一层裹尸布。”

亨德森夫人低着头，于是萨克斯风教师言出刻薄：“你在听我说话吗？看看你，嘴唇薄得只剩条红色的细线了，胸部干瘪，还有你这过时的芥末色衬衣！”

亨德森夫人几乎令人察觉不到地点了点头，不再摆弄她的衣袖。

萨克斯风教师接着说道：“我要求我所有的学生身上都已经长出了绒毛，内心骚动，长着粉刺的脸上写满阴沉的不信任，愤世嫉俗、渴望激情却又为此抑郁不安、备受煎熬；我会让他们每次上课前至少要在走廊外罚站十分钟，温柔地滋养他们内心中不公

正的种子，我会百般挑剔，让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前途惨淡，就像人们会温柔地爱抚已经结痂的伤疤又或是舔舐内心的伤口一样。让我来教你的女儿，这位亲爱的、无计可施的、不称职的母亲大人，你想看见她喜怒无常、困惑不解、野性难驯、焦躁不安、道德沦丧吗？只有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秘密——一个黑暗的、让她惊恐万分的秘密，并越来越为此感到羞耻时，您再来找我吧。这一点请您必须要理解，我是不会去教小孩子的。”

静默中，小军鼓沙沙沙地鸣奏着。

“但是她想学萨克斯风，”亨德森夫人最后说道，声音里充满了难为情，与此同时又有点儿生气，“她不想学单簧管。”

“你们可以去她学校的音乐系试试。”萨克斯风教师说。

亨德森夫人坐在那儿了一会儿，眉头紧皱，然后跷起另一条腿，想起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所有你教过的孩子的名字和模样你都能记住吗？”

萨克斯风教师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会记住一个模样，”她说，“不是某一个学生的模样，而是他们整体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是底片上的剪影，深刻得如同硫酸般在我记忆中灼出个洞来。”她伸手拿出一张名片，接着说，“我推荐你们去跟亨利·苏西尔学单簧管。他很棒，是为交响乐团演奏的。”

“那好吧。”亨德森夫人接过名片，脸色阴沉。

星期四

前面一次是在四点，五点钟又有人敲门，萨克斯风教师打开门。

“温特夫人，”她说，“为你女儿的事而来？进来吧，咱们讨论一下如何把你女儿按半小时切切片儿，供我一周周地慢慢享用。”

她将门缝开大一些好让温特夫人快步走进。还是刚才那个女人，只是换了一套装束——于是就成了温特而不是亨德森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之处，因为这个女人很专业，并且已经对如何演好这一角色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比如说温特夫人笑不露齿，温特夫人不住地点头，温特夫人思考时会透过齿缝轻轻吸气。

两人都礼貌地假装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她就是之前来的那个女人。

萨克斯风教师递给女人一杯红茶。“首先我要声明，我不允许父母旁听这种私人课程。虽然我明白这个规矩好像有点老套，但我有我的原因：其一，有父母在场，学生们永远不能真正放开；他们变得面红耳赤，忸怩不安，很容易笑场，姿势也全都变味儿了，就像花瓣一样把自己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当然，我不公开课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认为享用这些小薄片儿们是我的特权，我不愿和人分享。”

“没关系，我本也没有旁听的意思。”温特夫人道。她环顾着四周，工作室设在阁楼上，满眼看到的都是麻雀和石板瓦片儿。钢琴后面的砖墙本是乳白色的，但墙砖脱落后显现出病态的苍白。

“我给你讲讲萨克斯风吧，”萨克斯风教师说，她从钢琴旁的架子上拿过一个中音萨克斯风，像火炬一样举着，“萨克斯风属于管乐器，也就是说它是靠你的呼吸控制的。而有意思的是，如今的‘灵魂’一词，正是源于拉丁语中‘呼吸’这一词根。人们曾认为呼吸与灵魂是一回事，认为活着就是指被气息充满。因此，当你向这管里吹气时，亲爱的，你不仅是在赋予它生命——你更是在赋予它你的生命。”

温特夫人用力地点着头，持续了几秒钟之久。

“我问我的学生们，”萨克斯风教师说，“你们赋予的生命有价值吗？那些平凡而乏味的生命，放学后速食的泡面，开到十点的电视，梳妆台前的蜡烛，还有水槽边上的洗面奶，这样的‘礼物’

值得赋予吗？”她微笑着摇了摇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经历足够多的磨难，多到值得人们去聆听。”

她亲切地向温特夫人微笑，坐在那儿，肉黄色的膝盖并拢在一起，双手紧握着她的茶杯。

“我很期待你女儿在课上的表现，”她说，“她有着近乎完美的感受力，可塑性惊人。”

“我们也这么认为。”温特夫人立即接口道。

萨克斯风教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说：“让我们回到你将要换气的那一刹那。你肺部所有的气息都已经注入了萨克斯风，那里充满了你的呼吸，而你的身体里空空如也：这一刻，萨克斯风要比你更有活力。”

“温特夫人，你我都了解那种掌控生命的感觉。当然我并不是指看孩子、看炉火或是过马路等红绿灯这样的普通职责——我是指你手中握着一个如陶瓷花瓶般脆弱的生命——”她将手中的萨克斯风举起，用手托住喇叭，“——而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放手。”

星期四

走廊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装裱在相框里，照片上一个男人弓着背，穿着大衣，向上走着，正隐没在一小段楼梯上。他的下巴低垂，领子竖立起来，靴子上的鞋带松散在那里。你看不到他的脸和手，只能看到他大衣的背影，半个鞋底，一小截灰色的袜子，还有他的头顶。楼梯的侧面墙上映出他弯曲的影子，就如同手风琴层叠的风箱。如果近距离地观察这影子，你会看到他在上楼梯的同时正吹奏着萨克斯风，只是他弓着的腰挡住了它，而他的臂肘夹在身体的两侧，因此从后面一点儿也看不到萨克斯

风。他的影子像是他的敌人，从他身上剥离出来映在一旁，与他本人形影相随，形成两个影像，泄露了他藏在他衣服下面的萨克斯风。萨克斯风的影子看起来有点像水烟袋的烟斗，黯然而纤细，歪歪扭扭地映在砖墙上，像是一股烟，弯曲地折入他的下巴中，折入他黯然而纤细的手影里。

等着上音乐课的女孩儿们便坐在这走廊上，等待之余，仔细地打量着这幅画。

星期五

伊索尔德吹奏了六小节后磕磕绊绊起来。

“我没有练习，”她马上说道，“但我有理由，你要听吗？”

萨克斯风教师看着她，一边呷着红茶。借口几乎是她最喜欢的东西。

伊索尔德先用了点时间把自己的短裙抚平，与此同时做着准备。她吸了一口气。

“昨晚我正在看电视，”她说，“爸爸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手微微扯着领带，仿佛被它勒得喘不过气来一样，最后他干脆把它解下来放到一边——”

她把萨克斯风从挂带上解下来放到椅子上，模仿父亲的样子去松挂带，好像它特别紧一样。

“——他说坐下吧，尽管我一直都坐在那儿，然后使劲地搓了搓手。”

伊索尔德使劲地搓着自己的手。

“他说，你妈妈认为我暂时还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但是你姐姐在学校被一位老师欺负了。”这时她飞快地瞟了萨克斯风教师一眼，然后看向别处，“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性侵犯’，怕我认为那老师

只是因为不守交通规则之类的小事说了她几句。”

头顶的灯光暗了下去，只剩下一盏灯照在她身上，闪烁着苍白的蓝光，清冷的光芒就像是电视屏幕在开关机时发出的荧光。萨克斯风教师遁入阴影之中，半边脸色铁青，另外半边则是苍白，随灯光若隐若现。

“然后，他开始以一种怪异而忐忑的声音，小声地讲起那位不知是萨拉丁还是什么先生的事情来。讲他怎么教高级爵士乐队、管弦乐队和高级爵士乐团，课程如何全部安排在星期三上午，一节接着一节。讲我若是想参加爵士乐队，那么到六年级就会碰上他，但是因为爵士乐队的课与无板篮球^①课时间冲突，所以我必须从两者当中做出选择。

“爸爸就用这种惊恐的表情看着我，好像我就要做出什么疯狂之举，又或是突然变得极度情绪化，让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样。于是我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回答——”

伊索尔德在沙发旁蹲下，把手摊开，郑重地说：

“亲爱的，据我所知，开始的时候他表现得很不明显，有时只是轻轻地把他手放在她的肩上，就像这样。”

伊索尔德伸出指尖，轻触萨克斯风的顶部，萨克斯风侧卧在椅子上，随着她手指的触碰，开始发出匀速的声响，像是心跳。萨克斯风教师坐在那儿，非常安静。

“然后，偶尔在两人独处时，他会靠近她，深嗅她的发香——”

她把脸颊抵到萨克斯风上，沿着它的侧面一路嗅下去——

“——就像这样，饱含试探却又羞涩暧昧，因为他还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不想让自己早早出局。但是她很顺从，因为她也有

① 无板篮球，又称为投球、篮网球、英式篮球，是一种发源自篮球的团队球类运动，比赛目的与篮球一样，要将球射入对方的篮筐内，但篮筐背后并无篮板。该运动发源于1890年代的英格兰，随后成为英联邦国家中一项非常流行的女性体育活动。

点儿喜欢他，甚至还有点儿一见钟情的意思，很快他的手便顺势而下，再向下——”

伊索尔德的手顺着萨克斯风旖旎而下，沿着喇叭的边缘游走——

“——向下，而她似乎也开始做出回应，有时她在课上冲他微笑，让他的心跳加速，而当他们在器乐室或是放学后单独相处，又或是开着他的车去兜风时——他们有时候会开车去某个地方——总之就是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称她‘我的吉卜赛女孩儿’。他会一遍一遍地这样叫她，‘我的吉卜赛女孩儿’，而她也希望自己能说些什么来回应他，一些能在他的耳际呢喃的低语，一些最最特别的、他从未听过的情话。”

背景音乐停了，伊索尔德看着她的老师，说：“可是她什么也想不出来。”

灯光重新开启，跟平常一样。伊索尔德愤愤地把自己扔进单人沙发里。“但是无论如何，”她生气地说，“她已经没有时间再想了，太晚了。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她最近反常的样子，就是那种把下巴放低，侧到一边，像是与人调情一般的样子，事情就这样开始失控，像是纸牌砌成的城堡，不攻自陷。”

“我明白你为什么没有时间练习了。”萨克斯风教师说。

“就算是今天早上，”伊索尔德说，“去学校之前我吹了几个音阶什么的，可我刚开始，她就露出一副‘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啊’的样子，之后就装哭跑出了房间。我一看就知道她是装的，因为如果是真哭的话，她就不会跑开了，巴不得能让我看到呢！”伊索尔德用短裙饰针的一头戳着膝盖，“他们现在把她当成一件该死的工艺品！”

“有那么反常吗？”萨克斯风教师问。

伊索尔德对她翻了翻白眼。“这很恶心好不好，”她说，“就像孩子们把自己的宠物打扮得跟真人一样，穿上衣服戴上假发什么

的，然后让它们立起来用两条后腿走路，还大肆拍照一样恶心。就是那样，但是比那还变态，因为你能看出来她有多享受这种待遇。”

“我确信你姐姐不会觉得那是享受。”萨克斯风教师道。

“爸爸说，要等萨拉丁先生得到应有的裁判，锒铛入狱，还不知要过多少年呢。”伊索尔德说道，“所有的刑侦文件上都写着‘猥亵少女’，可到那时哪儿还有什么少女啊，她早就长成了和他一样的成年人。就像是有人故意破坏了犯罪现场，还在原地重建了什么干净而闪亮的东西，将之彻底掩盖。”

“伊索尔德，”萨克斯风教师说，语气前所未有的肯定，“我相信他们之所以害怕，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罪恶并未消失，而是悄悄地潜入她的体内，迅速地抽枝发芽，而那粒种子却早已永远地消失在了一个不为人知而又无处可寻的地方。他的罪恶只是一次行动，在午间明媚、烟尘弥漫的阳光下一次愚蠢的、极具毁灭性的摸索。而她——她的罪恶却是一种状态，一种已经深植内心并将永远无法消除的病态。”

“我爸爸不相信原罪，”伊索尔德说，“我们是无神论者。”

“人总要吃点儿亏才能学会开明。”萨克斯风教师说。

“让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吧。”伊索尔德说，“他们害怕是因为她已经拥有了他们全部的认知，他们害怕是因为在她面前自己已再无秘密可言。”

萨克斯风教师突然起身走向窗户。沉默许久，伊索尔德才再次开口：

“爸爸只是说：‘亲爱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星期三

“所以他们取消了今天早上的爵士乐队课。”布丽奇特说。

“他们说：‘萨拉丁先生今天下午不能来了，他在协助一个调查。’”

她大声地吸着哨片。

“嘿！事情严重了知道吗！”她说，“当他们开始权衡是否已经透露了足够的信息，还是透露了太多的信息时，这事儿就真的严重了。一般情况下，他们只会说：‘嘿，听着，小鬼头们，爵士乐队课取消了，你们有三分钟的时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就滚出去晒晒太阳吧！挪屁股，赶紧的，我说现在！’”

布丽奇特的嗓音模仿力很强。她以前其实想当伊索尔德，因为伊索尔德这个角色更好些，但是这姑娘面色苍白、骨瘦如柴、不修边幅，而且看起来总是有些微微受惊的样子，这些特点都很不伊索尔德，所以她只能是布丽奇特。而事实上，正是这种成为伊索尔德的渴望，让她变得十分布丽奇特：布丽奇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总是想成为其他的什么人。

“或者，”她说，“他们会走另外一个极端，故意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本不应该知道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特殊的优待。他们会睁大眼睛摆出一副庄重而神圣的表情说：‘嘿，孩子们，注意了！下面宣布一则重要消息。萨拉丁先生必须得临时离开，因为他的家人生病了。因此，如果他哪天回来上课了，你们一定要予以谅解，给他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事情很重要，请严肃认真对待。’”

这是布丽奇特思虑良久才得出的理论，她很是为她骄傲自豪。于是装上哨片，试着吹了一声。

“协助调查！”她轻蔑地说，又转回去重新调整萨克斯风的吹嘴，“协助个调查就能劳动这么多人来一起宣布？是打包还是要怎样！这么同气连声，连急促的呼吸都如出一辙，眼睛还不时地朝走廊里瞟。连校长都出动了，领着一群人排成个V字，就像是雁队里顶风的头雁似的。”

“如果是雁队的话，我想，头雁是会轮换的。”萨克斯风教师心不在焉地说，“我猜顶风飞行一定是项艰难的工作。”她正在翻查一叠活页乐谱。身后的书架上堆满了破旧的手稿，散落的谱页滑了一地。

萨克斯风教师是绝不会以这种轻率的口吻打断伊索尔德的：这也是布丽奇特为什么想要成为伊索尔德的原因之一。布丽奇特又想起自己苍白的面孔、瘦削的身材和不修边幅的样子，想起自己完全不受重视，登时面红耳赤，决定继续描述完刚才的场景：

“于是他们拖着脚步走进来，”她说，“排成V字或类似的队形。这一大队穿着灰色涤纶大衣的人马全力避讳着去关注任何一个学生，尤其是第一中音萨克斯风旁边那个巨大的缺口，维多利亚平时就坐在那儿。”

布丽奇特在说“维多利亚”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还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她看了一眼萨克斯风教师，试图从她的神情中看出些什么来，但萨克斯风教师正忙着用她那布满青筋的大手翻找乐谱，什么反应也没有。

“练习室的门上开有镶着钢化玻璃的小窗，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布丽奇特说，再次加重了语气，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大，“但是萨拉丁先生把他门上的窗户用上课的预约单给糊上了，所以你能看到的只是预约单上的时间安排表，或者如果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你可以看到从纸缝四周透出来的星星点点的白色亮光。但在维多利亚单独上木管乐器辅导时，那星星点点的白色亮光就会熄灭。”

“找到了，”萨克斯风教师举着一沓活页乐谱说道，“《展览会上的图画》^①中的《古堡》。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布丽奇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萨克斯风从来都成不了流行的管弦乐器。”

萨克斯风教师有时会觉得，自己用这种方式激怒布丽奇特其实挺卑鄙的。有一次，她曾对布丽奇特的母亲这么说：“正是因为她这么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要赢得我的注意，才会让她变得如此暴躁，但愿她能不那么急功近利，我还会多少试着尊重她些。”布丽奇特的妈妈一再地点着头，说：“是啊是啊，我们也发现这通常就是问题之所在。”

于是萨克斯风教师就这么看着布丽奇特，看她站在那儿瘦骨嶙峋、邋里邋遢的样子，看她扬着眉毛，那么拼命地、不顾一切地想要引起重视……

布丽奇特沮丧地涨红了脸，刻意地跳过所有可能涉及《展览会上的图画》的话题：穆索尔斯基、拉威尔^②，还有为什么萨克斯风没能成为一种风靡的管弦乐器。她跳过所有这些，直奔自己喜欢的主题。

“他们把这当做一剂良药，”她说道，声音扬得更高，“就像是接种疫苗，他们试图将一丝病菌注入你的身体，于是你就能在病毒真正来临之前形成抗体，做好防御。但这次的病毒不一样，他们从未给我们打过类似的疫苗，所以他们害怕了，进而想要悄悄地将疫苗注入我们的体内，却不告诉我们真正的病症是什么，甚至不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哼，那根本不管用！”

两人的目光终于开始碰撞。萨克斯风教师花了点时间把那一

① 又名《展览会之画》，俄罗斯作曲家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尔斯基（1839—1881）创作于1874年的古典钢琴组曲，经后代音乐家改为管弦乐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古堡》是其中一支曲目。

② 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和钢琴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主要作曲家之一，曾将《展览会上的图画》改为管弦乐版本。

沓纸与小地毯的边缘对齐，然后开口问道：“为什么不管用，布丽奇特？”

“因为我们早就注意到了，”布丽奇特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我们一直在观察。”

星期一

朱莉娅的双脚总是有擦伤，嘴角上还有个疤。

“他们今天上午召集全年级的学生集合，”她说，“心理辅导员也在那儿，那么神气十足，好像这辈子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她一边打开乐器箱一边扭头说着话。萨克斯风教师正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海鸥在空中盘旋、拉屎。一丝冷冷的阳光落在她身上。云层很低。

“他们开始说话，用那种特别的、平静而又甜腻的声音，好像如果声音再大一些我们就会崩溃一样。他们说：‘你们都清楚，在过去的这一周里，一些谣言一直在四处流传。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坐在一起好好地谈谈，以明确自己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同学们，这一点，很重要啊！’”

朱莉娅转过身去，把萨克斯风扣入颈带中。她在那儿呆站了一会儿，双手叉腰。萨克斯风就像兵器般悬挂在她的身上。

“辅导员就是个白痴，”她断然说道，“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卡特里娜去找过他一次，因为艾丽斯·富兰克林在电影院里和人做爱了，我们都很害怕她会变成一个荡妇，如果意外怀孕，她这一辈子就毁了。于是我们把这事告诉了他，告诉他我们有多么害怕。卡特里娜都哭了。那白痴却只是坐在那儿眨着眼睛，不断地点头点头再点头，但他那动作就像特殊处理的慢镜头似的，速度连常

人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最后，直到我们说得都已经无话可说了，连卡特里娜都哭停了的时候，他才慢吞吞地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画了三个相交的圆圈，写上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说道：‘这，就是人生啊，不是吗？’后来还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这张纸拿走。”

朱莉娅不屑一顾地嗤了一声，然后翻开她的塑料谱夹。

“艾丽斯怎样了？”萨克斯风教师问。

“哦，后来我们发现她在说谎。”朱莉娅说。

“她没有在电影院里做爱？”

“没有。”

朱莉娅调整了一下谱架细长的支架腿。

“那她为什么要向你们撒谎呢？”萨克斯风教师礼貌地问。

朱莉娅大手一挥。“不知道，无聊？”她说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

“好吧。”萨克斯风教师说。

“反正不管怎样，他们问道：‘要不我们就这么开始吧，有谁想先一吐为快吗？’话音刚落，一个女孩儿哭了起来，这什么都没有发生呢！辅导员听见哭声，兴奋得都快尿裤子了，然后说：‘大家今天上午所说的一切，不管是什么屁话，都只限于这个房间之内，不用有所顾忌。’于是那个女孩儿就开始该死地废话，她的一个朋友还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反正就是之类的恶心的动作，然后大家就开始分享或谈论类似的话题：什么信任啦、背叛啦、自信啦还有迷茫恐惧什么的……真他妈是个狗血而漫长的上午！”

朱莉娅向萨克斯风老师瞥了一眼，想看看她对这些字眼有什么反应，但是萨克斯风教师只是向她冷冷地笑了一下，等着她继续。布丽奇特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退缩、会慌乱、会满脸通红，然后胡思乱想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朱莉娅不会。她只会嘿嘿地傻笑，然后多余地去整理那些滑溜溜的乐谱，仔细地把它们固定到谱架上。

朱莉娅接着说：“就这样又过了一会儿，辅导员问：‘好了，姑娘们，那什么是骚扰呢？’他用一种热切且充满鼓励的神情看着我们，老师们在这种时候总是很纠结，他们一方面想让你说出正确答案，但与此同时又希望你的答案是错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那种传道授业的快乐。然后他说，用那种温柔又庄重的口吻，就好像是在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骚扰不见得是触摸，宝贝们。骚扰也可能是注视，是某个人以一种你不喜欢的方式注视着你。’

“于是我举手问道：‘是因为他们看了什么就是骚扰了吗？还是因为他们看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所以我们觉得那是骚扰？’他们都转过头来看我，我一下子脸全红了。辅导员攥着指尖，久久地盯着我，就像是在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想故意破坏我们已经顺利达成的、确定无疑的观点，我会回答你的问题的，那是因为我必须回答，但是我绝不会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萨克斯风教师终于站了起来，拿过自己的萨克斯风，似乎在说：“够了。”但是朱莉娅的话已出口，全身像是被一股奇特的热流击中，让她的面色涨得绯红。

她的话是这样的：“我在看别人的时候就是会想一些东西。”

星期五

伊索尔德正在厅外等候。三点半的课已经快结束了，她能透过墙隐隐约约地听到萨克斯风教师的说话声。在这空旷的走廊上，在获得可以敲门进入的信号之前，伊索尔德享受着这片刻的内心的安宁。她吸着气，用舌尖儿品味这种静谧和随意，在这种时候她可以完全不被人注视，自由地放任自己。

通常在单独指导之前，她的内心会充满恐惧，所以她会从头